

七彩虹系列丛书
Rainbow

多梦季节

【新·世·纪·校·园·纯·情·小·说】

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梦季节/解淑萍著. - 北京:知识出版社,2000.1

(七彩红系列丛书)

ISBN 7-5015-2505-6

I. 多… II. 解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6235 号

责任编辑:张高里

封面设计:于路

责任印制:徐继康

责任校对:梁熹曦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:6834 3259)

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7.375

字数:150 千字 印数:1-5000 册

定价:12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目 录

一、洞洞裤的风波·····	1
二、恶作剧·····	14
三、人的潜力是无限的·····	23
四、爱情十月大讨论·····	40
五、轻松的烛光晚会·····	45
六、后妈·····	57
七、朦胧的爱情·····	80
八、我们需要信任·····	90
九、离家出走·····	96
十、又哭又闹的周末·····	107
十一、爱国心·····	116
十二、爱的空间·····	121
十三、纠缠不清的爱情·····	132
十四、您是我们最好的班主任·····	156
十五、打工·····	160
十六、为了梦想而努力·····	178
十七、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·····	194
十八、鱼的启示·····	206
十九、爱情啊!谁又能真正看得懂·····	211
二十、分班愁绪·····	220
二十一、年轻!真好·····	229



一、洞洞裤的风波

清晨，萧寒从梦中醒来。下了床，她便去拉窗帘，“糟糕！”她大叫一声。外面已经天色大亮。回过头看看闹钟，天哪！六点四十五分了！揉揉眼，看仔细了，千真万确。急急忙忙穿上妈妈新买的牛仔褲。“唉，闹钟一点也不合作，算了，埋怨也没用，反正已经晚了。”她背起书包，打开门，妈妈急忙叫住她：

“萧寒，快来吃饭。”

“唉呀！我都快迟到了，到学校再吃就行了。”这只不过是敷衍妈妈，学校六点半吃早饭。

“不行，至少得喝完这杯牛奶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。”萧寒不喜欢喝牛奶，一是享受不了牛奶的味道，二是报纸上说牛奶中的营养成分其实并不多。原想和妈妈争论一番，没时间了。别无选择，萧寒三口并作两口，“咕咚，咕咚”很快地喝完了。

“妈，我走了。”

“噎噎噎”下了楼，还好这时上班的人还不算多，可是自己的车子却被挤到了里面。“麻烦！”萧寒不满地嘟囔了一声。

三下五除二，不小心弄倒了别人的车子，萧寒上了车子，然后回头说了声“对不起”。

今天是星期五，又到了周末，检查一定很紧，下午还有个班干部会，都怪昨晚睡得太迟。昨天有事请假回家，路经书店便舍不得离去，忽然，她看到一本刘建安写的《很近很近的过去》，以前也曾看到它摆在橱窗里，却从没翻一下，没想到这次她只翻阅了一页，便认定这是本值得看的书，便买了下来。晚饭后捧在手里如获至宝，自丹、文戈、玻璃大少爷……这些名字不断在眼前晃来晃去。“80年代的大学生原来是这样的！”越看越舍不得放弃，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才读完，朦胧的睡梦中还不停地念叨着自丹说的话：“可是，我们怎能忘记很近很近的过去呢？这不是昨天，更不是前天，而是今天与昨天之间的过去，对于我们又是多么珍贵的时刻呢？……如果我们不好好回顾总结这段路，而到末了，却去哀叹很久很久的前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但愿别迟到，这么想着，脚下飞快地蹬着。

七点十分，铃声还没响，准时到达。她还没来得及下车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，“咣当”她和车子一起跌倒在路上，“哎哟！”顿时疼痛传遍周身，她明显感到好多双眼睛在看她。“丑死了，真丢人。”她心里骂着。明明刹了车闸的，唉，等等，想起来了，要不是那个男生横穿马路，要不是为了躲他。她心里很清楚必须马上站起来，好不容易扶起了单车，却不料车把歪了，歪了就歪了吧，踩上去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冷不防车链掉下来，把她闪了一下，现在这个样子，令萧寒欲哭不能。

“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小心……。”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从传达室跑出来，小心翼翼地。

“不小心，哼！你分明是故意的。”萧寒正愁有火没处发

呢，现在来了出气筒，捡了个便宜。

“你看我的车！”

男生不再分辩，蹲下身子。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链子上好，弄得满手都是油污。

“还有车把呢？”

“噢。”

“谢谢啦。”看他态度倒蛮好，萧寒却仍恶声恶气地说。

“丁零——”

铃声一响，顿时萧寒疼痛全无，推着车子全速向教室跑去。

还好，还好，老师还没来。萧寒暗自庆幸。

“嘻嘻。”有几个同学在笑。

“笑什么笑，迟到了也好笑吗？”

“喂，你今天好醒目哦。”晓丽小声对她说。

“什么？醒目，是苹果味还是椰子味？”萧寒忽然想起可口可乐的广告词。

“别装了，咦，木头来了，下课再跟你说。”晓丽慌忙拿起语文课本。

“木头”是语文老师的绰号，语文老师今年三十多岁，很严肃的一张脸，课堂难得见一次笑脸，对待学生可以说有点残酷。听高二级同学说他喜欢提问，一些不喜欢学语文的同学，答不上来就罚他们面壁思过。高二级同学还说“木头”肚子里的“墨水”很多，多家报社都争着把他拉过去，学校就是不放人，相持了两三年了。尽管他肚子里有“墨水”，可是前一说把多数同学都吓得魂飞魄散，因此他很不受欢迎，不过萧寒蛮喜欢听他讲课的。



“如果大家只是想拿高分的话，我完全可以把这本书的重点用几节课的时间讲完，让你们背，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们掌握的知识就不会全面，也不会有很深的印象，到头来其实什么也没学会。”“木头”不轻易发表自己的观点，可不知为什么在这节早自习课上却出乎意料地演讲了一番。

“蓝色牛仔裤，要磕几个破洞。”铃声大作，“木头”前脚出门，陈凯接着唱起郑智化的《年轻时代》，反反复复就唱这一句。

“烦不烦呀你。”萧寒回过头冲陈凯大叫。

“对了，于晓丽，你说什么醒目？”

“你真不知，还是假不知，牛仔裤喽。”

“牛仔裤，哦！我妈给我买的。”

“你妈真好，我妈呀……”

“你真够大胆，连我陈凯都不敢穿的，你也敢穿。”

“到底怎么了，我有什么不对吗？”衬衣纽扣系了，鞋子也不脏，借汪清的镜子照照头发，跟平常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好啊！一定是他们合伙捉弄我。

“不跟你们胡扯，我得去办公室，下节上英语。”

“小心哦！醒目。”陈凯说完，吹了个响亮的口哨。

英语老师不在，办公室里的四个老师八只眼睛，外加两副近视镜，一共是十二只眼睛都瞪得大大的，像研究外星人一样盯得萧寒浑身不自在。“一定是迟到了，被她们看到了。”拿了作业本往外走，刚擦过的楼梯很滑，冷不防身子向前一颤，“哗啦！”不知谁的作业本倒霉地掉在地上，千万别弄脏，萧寒弯腰去捡。“哎哟！”膝盖好痛，“咦？”萧寒

愣住了，牛仔裤破了个洞，洞的周围还有丝丝的牛仔絮。
“噢?!”同学们的反常有了答案，捡起作业本，还好，只弄上一点水，她继续下楼，牛仔裤怎么会破了个洞，噢，痛，早晨那一跤，摔坏了车子不要紧，老师会怎么看我，今天真是不走运。

一个上午，萧寒整个的不自在，幸好同学们没再说什么。放学铃一响，萧寒把饭票、快餐杯往晓丽手里一塞，就往宿舍跑。

“可够快的。”萧寒回到学生餐厅的时候，已经换了一条裤子，被晓丽一说显得很不好意思。

“说实话，我挺佩服你有这个勇气，我早就想买一条了，可我妈说中学生不能穿，这次回家我就对她说，我们班干部都穿，她准能给我买。”晓丽异想天开地说。

“别，千万别！你看我都换下来了。”一听这话，萧寒急了。

“其实呀……”萧寒把早上的事说给晓丽听。

“哈哈，哈哈。”

“我说呢，你怎么这么大胆。”两个女孩一边说一边笑。

“你们俩说什么呢？”陈凯过来凑热闹。

“说你呀，老爱往女生堆里钻，羞不羞呀。”晓丽伶牙俐齿地说。

“哼，你以为我愿意来，王忠明让我给你送根火腿肠，顺便说声对不起，不过火腿肠被我吃了，现在只能说声对不起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晓丽气得一时说不上话来。

王忠明和于晓丽在初中就开始谈“恋爱”。于晓丽是初



二下学期转到第一中学的。在她来这之前，王忠明的数学成绩是年级第一，起初他并不把她放在心上，觉得一个丫头有什么大不了，没想到第一次较量他就输了。竞赛考试，他比她少两分，从那以后他就对她刮目相看了，不知不觉竟然喜欢上了她。虽然两人都没表示过什么，却仿佛心有灵犀，进高中没几天便被大家看出来了，是公认的“标准情人”。

可是，他们两个已经好几天没说话了。

那天，刚吃完午饭就下起了大雨。

“王忠明，你回教室帮我把雨伞取过来。”一大班学生挤在餐厅门口，晓丽却旁若无人地说。

“不要给她拿。”

“好像男生就应该被女生踩在脚下。”

“又没缺胳膊少腿，不会自己拿。”

没等王忠明回话，旁边几个惟恐天下不乱的男生嚷嚷起来。

“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拿？”经不住挑唆，王忠明脱口而出。

“你——”晓丽以为他在说笑。

“自己去拿！”当着这么多学生的面去给一个女生拿雨伞，不是太没面子了吗？想到这，王忠明又重复了一遍，很大声。

晓丽二话没说，跑进了雨里。

“哎，正下雨呢？”

萧寒还是没把晓丽喊住，她回头白了王忠明一眼：“什么时候才能不吵了，又得让我收拾残局。”

“王忠明，你真棒！”王忠明身边围过一大帮男生。

“去去去，一边去，别烦我。”

气走了晓丽，面子讨回来了，王忠明心里却不好受。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。

“哈欠！”王忠明揉了揉鼻子。

“你说我这几天老打喷嚏，是不是有人想我了？”

“想你，哼！骂你才对，你耳根不痛吗？”李杰爱理不理地说。

“别唬人了。”

“那谁会想你，少臭美。”说这话时，李杰故意向晓丽的座位上瞟了一眼。

“是啊！谁会想我。”王忠明自嘲。

“还嘴硬，我看出来了，找个机会道个歉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别装了，再不抓紧呀，小心别人趁火打劫。听说三班有好几位追求者呢。”李杰不理他，自顾自地继续说。

“我说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”最后李杰抛下这句不冷不热的話，忙别的事去了。

王忠明傻愣愣地坐在那里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晚饭后，萧寒和晓丽回到教室。

坐了不到五分钟，萧寒忽然有种好久没有出去走走的感觉，今晚正好没作业。

晓丽歪过头，原来她也看不进去。

“出去走走。”两个人不谋而合。

夏日的风其实也好清爽。

她俩来到大操场，晓丽麻利地跑到秋千旁，秋千上布满了灰尘，显然好久没有荡过了。晓丽掏出手绢擦了两个座。



不知为什么，最近班里提前一年讨论文、理分班的问题，因此教室也显得很沉闷，很紧张。刚才她俩走出教室时，就有好多双不解的眼睛看着她俩。

“晓丽，你打算报哪个班？”沉默片刻，萧寒先开口。

“文科主要是学语文，我最讨厌了，所以只有报理科。有件事我就不明白，人家都说女孩多数喜欢文学，可是我却偏偏钟爱数理化，看来非学理不可，硬着头皮插到男生堆里。”

“嘻嘻。”萧寒被晓丽逗乐了。

“你就不同了，不用考试就可以进一中，升大学不用考，人家一定抢着要你。”

“别损人好不好，高中压力这么大，大学一定也轻松不了。”萧寒叹口气，随着秋千荡来荡去。

“我表姐说，大学生活很浪漫。”晓丽无比向往地说。

“过来人都会这么说，我在上初中的时候，老爸对我说，初中算什么，三年轻松就过去了。而我上了高中，再去看看初中的时候，就有了老爸的感觉。走过去就不会恐慌了，我们还有三年高中要面对呢。”

两人不再说话。

远处有两个投篮的男生。

“邹伟，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？”投篮的高个男生问旁边的瘦男生。

“于晓丽。”瘦男生脱口而出。

“不是那个，是她旁边那个。”

“萧寒。”

“萧寒，我好像在哪听说过。”



“你当然听说过，她是四班的学习委员，是保送到一中的，来了几天就已经锋芒毕露，很得校长和班主任的重视和信任。”

“这个女孩怎么样？”

“她呀，其实长得并不漂亮，但是她的气质很特别，短发，牛仔裤，事事要强，还经常发表文章什么的，前途可大啦。而且，好多男生都在追她，给她写情书的太多了，她却从来没给谁回过信。”

“你这么了解她。”

“我，碰了一鼻子灰，玫瑰刺伤了我的心。唉，你问这么多干嘛，是不是想追她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只是随便问问。”高个男生慌忙摆手，“这些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
“当然了，你每天除了篮球就是美术，哪有工夫追女孩，只有我们这么无聊透顶打发时间的人才会做这种事，不过我还是劝你别追她，免得伤心。”瘦男生一副过来人的表情。

这晚高个男生失眠了，他叫童刚，高三·三班的篮球主力，那天在学校门口，传达室老大爷叫他接个电话，急忙地跑，萧寒想躲没躲开……

也许以前童刚见过她，可是这次却叫他深深地喜欢上了她：她生气时皱起的眉头，瞅人的眉眼，毫不客气的话语……

那天确实令她很难堪，得找个机会和她说话，道歉，对，就这么干。可是他又有些犹豫，邹伟说追她的人很多，可是不试试又怎么知道结果。明天，明天一定要开口和她说话。

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“萧寒。”一个陌生的声音。

“嗯？”萧寒回头，看到一个大男生朝这里走来。

“你是……”萧寒竭力在大脑中回忆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

“我是高三的。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童刚朝萧寒身边的晓丽看去。

“哦！你们慢慢聊，我回教室了。”晓丽识趣地走开。

“还记得那天早上，你……摔倒……的事吗？”

“哦？！是你。”萧寒张大了口。

“你别误会，听我把话说完，那天家里来电话，我跑去接，没想到把你撞倒了，令你出了丑，很对不起。”

“过去了，还提它干嘛？”不料萧寒却轻轻地笑笑，“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”

构思了一个晚上，却只换来萧寒几句话。“你真傻！”踢着脚下的石子，童刚为自己不值。

“他是谁呀？”回到教室还没坐稳，晓丽就开始审问。

“他，高三的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，不会吧？他怎么知道你叫萧寒？”

“哎呀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的我全都知道，他叫童刚，高三·三班的，曾经打破过省里 5000 米的长跑记录，美术也不错，还是学校篮球队主力呢。”

“你听谁说的？了解这么多。”

“我哥说的，他俩是同桌。喂，长得不错，你们俩挺合适。”

“不过，你们俩倒是更合适。”萧寒得意地笑起来。

“哎呀，一个都够烦的了，两个，天哪，不让我活了。”

“哟，平日一本正经，嘻嘻。”

“你……”晓丽丢开手中的笔，用手挠萧寒的脖子，她知道萧寒怕痒。

“饶了我吧，求你了。”萧寒一边笑着喘气，一边求饶。

晓丽终于松开了手：“看你再胡说。”

“嗨，你这么高兴，后面可有一双可怜的眼睛在偷偷地看着你。”

“谁？”晓丽回过头，眼光正好和王忠明的目光接触。

“神经病！”她轻哼了一声。

“你们俩也真是，都好几天没说话了，气总该消了吧？”

“哼！除非他先开口，否则我以后都不会再理他了。”晓丽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。

“丁零零。”——下午的课结束了。

晚饭后，萧寒和晓丽并排走在石块铺成的甬路上。

“萧寒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晓丽很快发现萧寒心不在焉，一边往后看，一边打手势。

“没做什么。”

“走，我们回教室。”晓丽回过头，看见王忠明尴尬地站在后面，她拉着萧寒就走。

“于晓丽。”王忠明喊了一声。此时，甬路上散步的同学最多，他们都诧异地撇撇嘴。

“看什么看！”王忠明又大吼一声。

“晓丽，我看你们快和解吧！”萧寒没想到王忠明这么激动。

“我……”晓丽很快明白，他俩是串通好的。

“萧寒，我不理你了，你出卖我。”晓丽冲萧寒大叫。

“你们慢慢谈，我先走了。”萧寒赶快溜之大吉。

“你别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没有面子，好不好？！”王忠明低声乞求。

“面子，要面子就别来找我。”晓丽依然紧绷着脸。

“你到底接不接受我的道歉，其实这件事，错又不在我，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让我干这干那，谁受得了，现在我作出让步，你还犹豫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！”

“好吧！我接受你的道歉。”事后晓丽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。

“真的？”王忠明没料到她会这么痛快。

“不过麻烦你买两支‘心太软’，算是表示你的诚心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我在教室等你，给你五分钟的时间。”

王忠明气喘嘘嘘地将一支“心太软”送到晓丽手中，另外一支留着自己解决。

“都给我。”晓丽伸出手，王忠明把另外一支也递了过去，剥了外包装。王忠明刚要接，却看见已经送到萧寒嘴边。

“不客气喽。”萧寒冲王忠明笑笑，开心地咬了一口。

“应该，应该。”王忠明一脸失望地回到座位上，接着便传来他俩的笑声。

二、恶作剧

“De da de, de da de……”汪清看来似乎特别高兴,昨天数学测验的阴影仿佛神话般地消失了,她哼着时下很流行的李玟那首《De Da De》。陈凯看着她却一脸的狐疑,女生真是善变,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

“晓丽,去不去邮局?”

“去邮局干嘛?”晓丽正在装订试卷呢。

“不去算了。”

“喂,同桌,又给谁写信?刘德华,我陪你去。”陈凯永远改不了油腔滑调的德性。

“管这么多干嘛?”汪清狠狠地说。

“我担保如果刘德华知道这里有一个漂亮的女生在等他,哇!他一定会感动的哭,毫不犹豫地 from 香港飞到这,哇……”

“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”陈凯正想好好抒发一番,却被汪清一句话堵住。

“别老拿汪清开玩笑好不好。”晓丽也帮汪清说话。

“哼,陈凯,语文测试你休想我帮你。”汪清扭头便走。

“哟,说生气就生气了。”

也不知道他收到信了没有,现在会不会正在给我回信

呢？记忆的网将汪清拉回到了今年春天，那时初中升学考试复习正热火朝天地进行。她的父母主张她考高中，她呢一心想学音乐，考艺校做歌手，又怕父母不同意，就偷偷地报名参加了艺校的考前培训班。她对学校直接说要考艺校，对父母又说学习太忙，星期天也不休息，而且再三叮嘱不要他们到学校看她。没想到，半个月的培训居然没露一点马脚。在那里她认识了她一岁的林聪健，他是个很帅气的男生，只因他比同学们大两岁，曾经参加了一年的工作又回来考试，有份大人气，所以大家都叫他老大。

培训班的生活很轻松，上午是发音练习，下午是练琴，晚上便可自由地在教室里唱歌。比起学校的紧张复习真是天壤之别。在这里她好好地把自己放松了一下。

清明节那天老师允许放一天假，同学们都要回去，只有她一个决定留校，不敢回家又不能回原学校，孤孤单单地过一天？她好想大哭一场，也许出去走走会好一些。

“喂，你怎么不回家？”校门口遇到了准备回家的林聪健。

“我不能回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老大下了车子。

那天他们谈了很多。

第二天班里便传出他俩在谈恋爱。他告诉她保持沉默。果然，不出两天，谣言自动消失。

这件事后，老大在汪清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分量，汪清好怕这种分量增长，她不敢想，毕竟他们还小。好在培训生活只有半个月，随之而来的考试也结束了。他骑车送她到站台，一辆又一辆的车驶过，汪清没动，他也没说话。